

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

傅舉豐譯

英人羅素氏 Bertrand Russell 著 [懷疑論叢] Sceptical Essays 一書。一九二八年出版。紐約 W. W. Norton & Co. 書店發售。其中爲文凡十七篇。評述現今世界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生活之短長及其將來之趨勢。深澈透闢。頗具卓見。該書曾由傅任敢君(舉豐)譯出數篇。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八十一及八十二兩期。曾登載其最關重要之二篇。一爲原書之第八章(第一〇一至一一一頁)題曰 Western and Eastern Ideas of Happiness。今譯爲東西幸福觀念論。一爲第十七章(第二三八至二五六頁)題曰 Some prospects: Cheerful and Otherwise。今譯爲未來世界觀。並錄登本期編者識。

昔韋爾斯(H. G. Wells)於其「時機」Time Machine: an Invention 一書(一八九五年出版)中所設計之時機。人莫不知之。此機使有之者。可以上下古今。觀往察來。實則韋氏之業。亦可得之於旅行。此則知者殊不多。譬如歐人旅遊紐約芝加哥。則其所見者未來之事也。歐洲若能倖免於經濟之崩潰。來日情形。要卽此象。若其往遊亞洲。則其所見者過去之事也。在印度可見中古之景象。在中國可見十八世紀之情況。垂盛頓而復生於美國者。將必手足無所措。驚疑莫定。若生英國。必覺稍安。至法國則將更覺親切。必至中國而後始若返其故鄉也。彼於神遊之中。當知唯中國仍崇「生命自由幸福」之信念。且其信念之意。亦正類於美國獨立戰爭之時所信。以余之意。彼爲中華共和國總統之期。將不遠矣。

西方文化之所包含者爲南北美、俄羅斯以外之歐洲全境、及英屬各自治殖民地。總其大成者爲美國。舉凡西方文化所以自別於東方文化之特徵異點，悉以美國爲翹楚。吾人習於進步之說，每以爲百年來一切變化悉屬進步，今後之變化必更進步也無疑。吾人爲此說時，毫無躊躇，頗若自信。歐洲自經大戰以後，創鉅痛深，此念已稍動搖。回視戰前，不啻黃金世界。復履其境，殆若遙遙無期。英國則所受之痛苦既少，此念之動搖亦小。至於美國，更無論矣。吾人習於以進步爲當然之說者，似宜一遊中國，觀其一切情狀，猶吾人百五十年前之舊觀，然後兩相權衡，以論吾西方所遭之變化果否真爲進步也。

中國文化基於孔子之學說，孔子生於耶穌前五百年，此爲人所共知。孔子之視人羣，如古希臘人之所持，謂其性非進步，且從而追慕古聖先王之智慧德澤，以邃古之民爲陶然至樂，今世退化，可慕而不可。卽此其非實，固無待論。然而孔子之主張社會應求安定完善而不必過鶩新功，則其實際影響殊不爲小。古聖先哲之持此義者多矣，成就之偉，未有如孔子者。中國文化之陶冶於孔子之人格者，自始卽然。至今而未已。孔子生時，中國版圖尙小，僅今日之一部分耳。國內諸侯，復相爭戰。爾後三百年間，版圖大擴，以有今日之中國本部，並建帝國，疆域之大，人民之衆，一時無兩。中間雖有異族之寇，元清兩朝之入主華夏，國內戰亂，時亦不免，然而孔家文物，依然無恙，文學藝術，俱臻發達。近與西方相晉接，日本復承西化，此等文物制度，始漸漸趨於崩潰矣。

孔家學說，其生存之力既如此其偉大，則其本道自有優美之點在，宜受吾人之崇拜，宜得吾人之注意。吾人知之，儒家無神秘之信仰，本非通常之所謂宗教。儒教蓋屬倫理之事，然其倫理平近易行，非若耶教道德之高而無用。孔子所教，頗與十八世紀時「士君子」之理想相類似。其言曰：

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（論語八佾）

孔子重道德，故好言責任道德之事。然其所言，固均合乎人情本性也。下例可見。

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（論語子路）

孔子論事，一本中庸之道。其於道德，亦無不然。孔子不主以怨報德。人有問孔子者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孔子之時，有道家者，其說近於耶教，持以德報怨之說。道教為老子所創，老子似與孔子同時而長於孔子。其言曰：「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」（道德經任德第四十九）老子之言，頗有類於耶穌之山上訓言者。如其言曰：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耕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（道德經益謙第二十二）

然而中國舉國所認之聖人，乃為孔子，而非老子。此即中國之特殊處。道家本未消滅，特奉之者均為未受教育之徒，且係以法術視之耳。中國治國之士，類以道家為玄虛不適用，而求治平之道於儒家。老子

主無爲其言曰：「無爲而無不爲，取天下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」（道德經忘知第四十
八）孔子則主禮讓自制，且信賢人政府之足以爲善，國家大員，自多信之。

近世白人諸國，每有二重道德。一限於理論，一現於行爲。中國則不然。余固非謂中國人之行事均能達其理想之標準，余特謂中國人尙能爲此，而耶教之道德則人多知其懸鵠過高，難行於今之濁世耳。吾西方各國實具二重道德，一則教人力行而實未行，一則實際所行而不教人行。世界宗教，除摩門教（Mormonism）外，均出亞洲，耶教亦然。故耶教之初起也，倡個人主義，爲出世之說，正與亞洲之一切神秘主義同。不抵抗主義之根源，亦即在此。後因歐洲君主各採耶教爲國教，君主好勇鬪狠，於是教中教義遂以事勢之需，有不能不棄其原義者。至於「愷撒之物歸於愷撒」等說，則竟大得通行。時至今日，產業發達，一恃爭競，因而凡稍具不抵抗主義之傾向者，必爲衆所吐棄。實際道德，全在藉競爭爭物質之滿足，個人如此，國際亦然。此外各事，吾人視之，均懦弱愚蠢而已。

中國人則既不採用吾人之理論，亦不採用吾人之行事。譬如爭鬪一事，在中國人則理論上認爲有時宜於爭鬪，而在事實上則爭鬪之事絕少。在吾人則理論上認爲無此必要，而在事實上則爭鬪之事常見。中國人有時亦嘗爭鬪，但中國民族根本非好鬪者，初不以戰爭之勝利或事業之成功爲大榮。中國人素所羨仰者爲學問，次之爲與學問相緣之禮貌。中國已往授官之法，一依考試。中國二千年來，除孔



子子孫世襲衍聖公外，無貴族之弊制。以是學問本身固受崇仰，而因為學可以得官，則人之尊視官階如歐洲貴族之所得者，亦轉而尊視學問。中國舊學範圍至狹，惟以研究古經及其注解為事，生吞活剝毫無批判。自受西方之影響以後，始漸知純重修養之無甚實用，地理經濟化學地質等事，亦宜注重。中國青年之受西方教育者，已知近代之需要究竟何在，對於固有傳說已無十分信仰，但於中庸和平禮貌諸品德，則雖最富近代精神者亦多具有。中國模仿西方及日本之餘，對於此諸品德尙能維持如何之久，自未可定。

余若以一語綜括中西文化之根本異點，余當曰：中國人之目的在享受，而吾西方人之目的則在權力。吾西方人喜以己力服人，且喜以人力服自然，因其喜以己力服人也，於是建為強國，因其喜以人力服自然也，於是創為科學。中國人則賦性既逸，且厚，民不宜於建立強國，亦不宜於創明科學。茲所謂逸者，有其一定之義。俄人好逸惡勞，中國人則不然，生計所需，必力為之。凡雇華人為工者，類知華人之勤勞非常，但其工作亦決非如歐美人之以不工作為苦惱而工作，亦非因好忙碌之生活而工作，其工作也純為生活生計一足，立即安之，不復苦作以求增益。有暇即以自娛聽戲品茗，端詳古玩，散步郊外，均其自娛之道。若在吾人，素以多赴辦公室為可貴，即令無公可辦，亦宜赴之，則於此等生活，自覺其閒逸太過矣。

白人久居東方，或有不宜，然而自余熟知中國以後，余實不能不認閒逸爲人人可就之美德。吾人成事固多賴於奮勉，但所成之事，是否果有價值，則亦不可不問者也。譬如吾人製造之技術，固足驚人，但所製造者則半爲汽船、汽車、電話之類，使人忍甚大之壓迫，以營奢侈之生活，半爲槍械、毒氣、飛機之類，以爲互相屠殺之用。又如吾人之行政系統，征稅方法，固臻完美，但稅之用於教育、衛生諸事者，僅其一部，餘則資爲製造戰爭之需。英國目前一切稅收，幾全用之於過去戰爭之彌補，及將來戰爭之製造，用於公益事業者，僅其尾數而已。大陸諸國情形尤壞。又如吾人之警察制度，固已完善無匹，但其用於偵查罪犯及預防罪惡者，不過一部，餘則以之拘留任何具有政治創見之人矣。中國則至今爲止，尙無是等事。工業既幼稚，卽不足以造汽車，亦不足以造炸彈。國家既貧弱，卽不足以教育其本國之人民，亦不足以殺戮他國之國民。警察既薄弱，卽不足以擒盜賊，亦不足以囚共黨。因而較之白人，諸國反人均得自由，人均得幸福。若一思其多數人貧困之狀，當知此等幸福之量，實足驚人。

試一比較一般華人與一般西人之真正觀點，實有二大差異：（一）則中國人不好活動，必待有利之目的始一爲之；（二）則中國人之道德觀念不在自制，一己之衝動及干涉他人之衝動，關於前者，本文業有所論，後者重要相等，茲亦論之。翟理斯教授（Professor Giles）爲研究中國之有名學者，曾以講稿

Gifford Lectures: 編爲一書，論「儒家與其敵派」(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) 末謂耶教行於

中國之最大困難，在耶教所持本來罪惡之說。據正統耶教之傳統教義，謂人係生而有罪，宜受永罰。至今傳教東方之教士，猶持此說。若此說而僅適用於白人者，則中國人或能贊成無間言。然傳教者必告之曰：若祖若父，俱係生而有罪，茲正深陷地獄，飽受痛苦，彼聞之者，自必怒目相向矣。孔子則不然，曰：人生而善，其不善者，由於惡俗之習染。此與西方正教絕不相謀。其於中國人觀點之影響，實至重大。吾西方人所目為模範道德家者，其人必自舍棄平常之快樂，且從而干涉他人之享受快樂，以為償吾人之道德觀念，實有妄與人事之成分在。凡人之人欲號為善者，必先見厭於大眾。此其原因，即在吾人對於罪惡之觀念，結果不僅干涉他人之自由已也。對己必且作偽，道德之標準既高，常人無可企及，則亦作偽已耳。中國則不然，道德之事屬於積極之善行，非屬消極之虛偽，必也。孝於其親，慈於其子，周急其戚，黨禮視其所交。此諸行者，懸鵠雖低，行者則多，以視吾西方之懸鵠高而少有能行之者，不亦大可貴耶。

中國無罪惡觀念之作崇，因而人之強辯者少，服理者多。吾西方人則不然，見解之異，易成原則之爭，各以其對方為罪惡，且不敢自屈於理，懼分對方之罪，因而爭辯愈烈，用武之事亦愈多。中國雖有軍閥之互鬪，但其鬪也不烈，即其士兵亦未嘗鄭重視之作戰之時，幾不流血，為害之烈亦遠不及吾西方各國之甚。全國人民行所無事，一若不知有此等軍人之存在者。政府官吏亦復吾行吾素。至於日常爭辯

多以仲裁了事。和解爲不易之定則。以其足以顧全雙方之體面也。顧全體面一事。有時固令吾人失笑。實亦其國之足寶視者。其社會政治生活之不若吾人之殘暴酷烈者。未始不由於此。

然中國之文化亦有一種缺陷焉。卽不足以使中國抵抗其強隣是也。除此以外。無復他弊矣。若世界各國均能如中國者。固世界之福。但在此各國均好戰爭之今日。中國又不能自絕世外與世無緣。則中國爲維持其獨立計。勢必重蹈吾人之諸種罪惡。然若謂中國人模倣西人便是進步。則斷斷不可也。

〔附錄〕趙景生君致大公報文學副刊函

編輯先生撰席讀貴報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文學副刊（八十一期）載傅任敢君所譯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一文。其（試一

比較華人與一般西人之真正觀點實有二大差異）一段中「二則中國人道德觀念不在自制一己之衝動及干涉他人之衝

動」一語。詳釋下文語意似應爲「中國人道德觀念在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干涉他人之衝動」一。方於理論及實際相符。蓋所

謂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干涉他人之衝動者。卽孔子學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最低表現。躬自厚。忠也。自克己。省。推而至於

竭力致身。皆忠之事。薄責人。恕也。自己所欲勿施於人。推而至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皆恕之事。此於近世

人類互助合作之精義。實已包孕無餘。惜乎吾國習俗日儉。無積極奮發忠恕二義之精神。而但有消極的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

干涉他人之衝動之表現耳。副刊原文。是否爲手民之誤。抑別有解釋。乞與傅君譯本核對見示爲幸。趙景生拜啓（八月一日長

春交通銀行）

大公報文學副刊答趙景生君函

奉讀來教。至爲欽佩。惟查篇中「二則中國人道德觀念不在自制一己之衝動及干涉他人之衝動」一語。並非手民之誤。傳君譯本未登出之前。曾經編者逐句與英文原書核對。此句亦並未譯錯。（書中第一〇八頁該句原文云 Secondly, that they

(the Chinese) do not regard morality as consisting in checking our own impulses and interfering with those of others)

不過句法全係直譯。其意蓋謂中國人之道德觀念既不主張自制一己之衝動。又不主張干涉他人之衝動。蓋中國之立教者。若孔子孟子。深信人性本善。所謂道德。不過發揚人之本能於正途。趨向道德。其事甚易而且自然。並非矯揉造作。逆性而行。人之衝動既皆善而非惡。故毋取乎強勉克己。亦毋取乎嚴厲責人也。若西方耶教持本來罪惡 (Original Sin) 之說。謂人性本惡。罪惡係先天帶來。故所有衝動皆惡而非善。無論在己在人。均以逆性而行。壓抑克制爲工夫。此中西道德觀念之大不同之處。以上乃羅素此句之意。茲推闡而明之。至羅素見解之正確與否。又當別論。先生來教所擬改之句。並標儒家忠恕之旨爲中國道德之精神。立論精確不易。然此決非羅素之意。先生之論。吾人固皆贊服。即今世西國學者大師如美國白璧德先生等其所詮釋觀察者亦同。蓋古今東西之人文道德家。皆信人性二元。而以每一個人之從理節欲。滋善去惡爲進德之不二法門。所主張者初無二致也。惟羅素則不然。羅素之最可令人傾佩者。厥爲其理智之澄明。觀察之正確。不存偏見。不尙感情。顧羅素乃科學家。非道德家。其政治社會之主張。常偏於新奇而驚激烈。對於歐洲舊有之宗教道德。概持反抗態度。彼之尊崇性善之說。實本於愛自由。去羈勒。與近世盧梭等之立意有合。偶取中國孔孟以爲比附。藉增聲援而已。嚴格論之。可云羅素之宗旨乃與儒家本意及先生所闡釋

者正相反對。此其一。又羅素論中國事。見解常異恒人。得之固足喜。且往往有精到之觀察。然羅素於中國文化之本原及中國社會之眞象。實未洞悉。彼大不滿於歐美各種情形。每視中國爲理想國。叙列中國之某事某事。特藉爲歐美之針砭。其所論列。深中歐美之病。可以斷言。而合於中國實況與否。則殊未可知。卽如本篇盛贊中國人閒逸之美德。而不知中國人今日之大病。厥爲偷懶怠惰。至若今之所謂名士。率皆功利熏心。古玩書畫。用爲斂財致富之商品。而如蘇州常州湖州等處之居民。日以久坐茶館。啜茗閒話。以及飼雀獵豔爲事者。其於今日之中國未來之世界。究有何補。此非羅素之所知。亦非其所計也。故吾人於羅素之言論。可視爲他山之石。而不可視爲指南之鍼。此其二。本斯二者。先生之疑。可以釋矣。至於中國道德精神及人文主義等。容俟他日另論之。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覆上（八月六日）